

理為市國

溫州府 圖 卷 終

橫塘集卷十一

宋

許景衡

劄子

上修德劄子

臣聞堯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也今中國勢弱二聖播遷而陛下纂臨大寶適當此時非止堯之所以爲憂也思所以強中國思所以靖兵氛其說雖多然其大要則在陛下修德而已記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皆修德之要也而以至誠不息爲本故在陛下一話一言念必在茲一號一令念必在茲一賞一罰念必在茲以至於出入起居雖斯須一念未嘗不在茲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如是則中國之安強可冀而二聖之來歸有日矣不然則念不在



嚴冬載臨誕日斗旁柄輔冠列宿以騰輝南極老人爲三
台而作瑞凡慶門之燕喜備聖主之匪頒受祉旣多永錫
難老方愛日舒於化國而和氣轉於洪鈞播九功爲敘之
歌爲千載難逢之會雍容論道上承堯舜之君清淨延年
何止喬松之壽某江湖賤質陶冶微生雖奔走難強於駑
駘而贊賀每先於燕雀願叨受業輒廢蓼莪之篇尙喜寓
言能數大椿之歲以茲爲獻亦已見誠

賀轉運判官啓

伏審渙號中宸擢使劇部訓辭甚寵輿議交孚伏惟歡慶
恭以某官文采承家聰明絕俗分竹於此憇棠肅然庠序
畢修蓋賢太守之事獄市不擾有古循吏之風報政甫及
於三時總漕亟臨於一路錦囊彩筆謝春草之池塘霜節
繡衣凜秋天之鷗鷺輶車卽路故老塞塗攀轅彌切去思

抗斧行復來止九重丹辰固已公知萬里青雲請從此始
某天涯流落門下依歸方同五袴之民謠復幸二天之我
有尙稽慶謁徒切瞻依清秋向闌霜風作冷願爲廟社善
保寢興

賀轉運判官柯朝奉啓

伏審光奉制書出使劇部漕事屬諸賢者輿論爲之翕然
某官天才高明人望煊赫他日獨立嘗聞過庭之趨三年
一鳴遂奮沖天之翼果被出綸之命式昭衣錦之榮進據
要塗益攄遠業

原本缺

代賀強舍人淵明啓

伏審拜恩中禁進職西垣伏惟歡慶恭以某官行高於人
世濟其美庠序妙選文彩爛然兄弟並馳聲名藉甚比繇
眷獎寔厯要塗擢賓師筵賢能興於三舍總臨祕府竹帛

備於羣書俄被詔函超升詞掖參預政本不獨判機務於
五花細繹王言蓋將追誥命於三代卽膺大用以副具瞻
顧在庸疎方依庇賴某屬畱塞闔阻慶賓軒惟是欣愉未
易敷寫

賀劉舍人啓

上下詞
同前

某官德厚天資經傳家學自昔羣居之日屢以文鳴擅名
多士之間舉皆誠服聯榮伯仲被遇聖神蘭省校文已極
俊髦之選螭坳執簡遂傳言動之司

代賀葉起居舍人夢得啓

伏審被命中宸進職左史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庠序名士
東南偉材以文章決名科以儒雅被殊選刊書禮局岨居
諸彥之先爲郎文昌妙極一時之選俄膺鳳詔徑陟螭坳
副仁聖之明揚宜言動之必記操筆伏簡暫煩對立於丹

墀掌制代言佇慶峻遷於詞禁顧惟蕪陋之質漫叨氣類
之同側聞新除增喜私臆屬帥垣之有守扣賓席以無階
惟是瞻依未易展盡

代賀起居霍舍人啓

伏審被命中宸進職右史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東南之傑
庠序所稱高論雄文嘗魁天下之士清名茂實率由主上
之知召對燕間超升撰著俄膺鳳詔入侍螭坳

下詞
同前

賀廉訪舍人啓

伏審選擢中宸按廉南國輝潤所及欣戴惟均恭惟某官
天資高明學術淵粹廣庭摘藻已廁魏科上閣通班復聯
邇職文武歸乎一揆忠孝於是兩全除日播騰輿言僉允
日期及境庶獲望風第恐使節之甫臨卽有召環之踵至
歛然高舉愚者何依春序已闌炎威漸熾願慎履涉以時

寢興

賀運使鄭學士啓

伏審榮被詔函寵持漕節儼然臨乎屬部允矣協於僉言
某官天資高明風幹彊濟以才能而自奮爲仁聖之所知
贊六路之貢輸居多顯績職中祕之清切遂冠英游眷此
南閩實爲舊治登車攬轡皆已歷之山川持斧繡衣有歡
迎之父老諒無淹久卽遂召還進陟要除益攄妙蘊

代賀康運使啓

伏審光被渙恩超升華序綸言優渥士論欣榮伏惟歡慶
恭以某官聰明過人利澤在物分中宸之憂寄惟日奏功
藹朔部之歡謠舉皆歸德惟肇新於泉府實總領於使臺
利源旣豐國用滋殖兵民兼足豈惟轉漕於關中郡國所
儲行見流錢於地上故於經始之日特疏增秩之榮矧遠

業之難量而亨衢之寢闕卽期柄用以副民瞻顧以拙疎
方依覆護屬帥垣之有守慶賓席以無階欣爽之私敷宣
難盡

代賀盧殿監啓

伏審祇奉制書榮陞殿省欽哉帝舉協此師言伏惟歡慶
恭以某官德蘊天資學深經術當元豐之教養展也大成
助太觀之緝熙豈曰小補時論推重天眷益隆爰從諫列
之七人改臨御府之六尙英聲茂實方輝映於士林大册
高文行發揮於詞禁屬帥垣之有守慶賓庶以無階惟是
頌瞻實倍倫品

代賀許殿監啓

伏審祇奉制書榮陞殿省搢紳相慶中外一辭伏惟歡抃
恭以某官早以過人之才允爲成德之彥兄弟並立嘗半

八龍霄漢雄飛獨先一鶚論議確乎其不苟聲稱於是而
益隆載判五花當西垣機要之命改臨六尚直中朝供奉
之班方日近於清光宜眷深於丹宸成命誕頒私心欣慰
拘繫方爾慶謁邈然嚮往之勤敷陳罔既

代賀陳殿監啓

伏審光被制書擢臨殿省除音始布輿議交欣伏惟歡慶
恭以某官名重妙齡仕當盛世受知仁聖厯位要華三衛
建官嘗居中宸清切之地六尚率屬復冠內朝供奉之班
矧遠業之難量宜要途之更踐益攄妙蘊增重治朝某假
守遠藩恭聞新拜雖歡愉之彌切顧稱慶之無緣永言瞻
依未易敷敘

謝婁守薦舉啓

備員下邑敢希聲氣之同剡奏中宸猥玷齒牙之論得非

所望幸不勝言竊以報國莫如薦人惟善故能舉類方平
居竊嘆惜沉英俊於下僚及得志有爲或致不仁於高位
由勢緩急因人重輕故垂頭喪氣者未嘗過而問焉而炙
手可熱者則亦失之鮮矣茲風一扇古道寢墮自非有大
過人之資未免爲姑徇俗之語豈期今日獲奉緒言以爲
激揚簡汰之間尤重邪正臧否之實惟才是與豈以貴賤
而容心所舉不遺蓋爲朝廷而行法苟或異此彼其謂何
將爲近世所未嘗且革一時之甚弊宜有瑰奇之士仰當
遴選之公如某者賦才不敏明涉世多齟齬投身州縣從
事簿書白雪陽春屢見嗤於俗聽夜光明月終不免於人
疑旣拙自謀又將誰咎當其驚風駭浪已分不容然而槁
木死灰豈能無待夫何厚幸獲事大賢躬操千里之重權
不忍一夫之失所周旋覆護終始保全收眾人已棄之餘

爲終身莫大之賜此蓋某官受天粹質爲世寶臣曩游翰
墨之場早冠英雄之殼奇文絕俗偉望在人桂籍書名著
風流於三世芝庭挺秀盛文采於諸郎游膺眷倚之隆出
奉藩宣之寄風俗有諳知之舊教條適寬猛之中陳義甚
高樂善不倦故雖謏瑣亦出薦揚某敢不洒濯其心激昂
所守但瓜期之已及懷棠蔭以難忘報德之龜雖鑄印而
三顧被恩之馴猶戀軒而一嘶

謝張帥啓

慰薦溢言拜嘉甚寵漂零弱質撫已增慚伏念某稟生多
艱涉世寡與垂髫挾冊獨承教於父兄徒步裹糧偶挂名
於庠序旣叨士類粗聞師言謂君子烏可以小知而古人
務明其大體學自回亡而蔑有好者道因軻死而遂無傳
焉永惟盡性以知天率自正心而誠意有志於此倏已十

年所趣茫然了無一得每安壠畝之賤而無田園之歸蓋抱關擊柝之爲貧雖飯蔬飲水而亦樂然而器非適用才不逮人日抱瘵官之憂常恐投劾而去蒙恩寬貸爲幸已多剡奏薦論豈愚所覬茲蓋伏遇某官至仁成物大度包荒非求備於一夫務曲全於多士惟是孱薄猶未棄捐特枉片辭俾邀寸進某敢不勉尋舊學仰跂前修惟其擴而充之則或進於是矣何言報德庶不辱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

代人謝賜及第啓

籍名璧水浪綴諸生錫第天庭猥叨異等幸非意及榮與慚并永惟致治之原尤以取人爲急聽其一日而自售則有倉猝見黜之嗟較其平生之所長又有請屬徇私之弊顧時事偏倚之若此則人材隆替爲可知惟熙寧之永圖

繼商周之絕業崇五經而造士使知道德之歸建三舍而
育材申嚴庠序之教待之以月書季考之持久付之以糊
名較藝之至公於昭盛時之作新一掃前世之通忠多士
之幸有年於茲追上聖之纂承舉宏綱而潤色謂首善太
學者固已畢舉而嘉惠四方者尙或未遑必欲納英俊於
彀中莫若廣學校於天下厚錫廩食遴簡師儒焯然賢能
之書會乎升貢之選西廡肄業日聞絃誦之洋洋南宮試
言雲集布韋之濟濟及乎裁擇得者幾希而况鼎足之升
科特出天心之籲俊宜得瑰奇異能之士助成緝熙先帝
之功如某者白屋寒儒青衿小子九齡而書大字慚非脫
穎之才三年而通一經粗知務本之意徒被父兄之誨誘
重以師友之琢磨自顧鄙鈍之資亦叨教養之澤敢憚焚
膏而繼晷自甘賺腹而寒膚誦音琅琅固常燥吻筆端豐

亶了不驚人弗圖鄉老之誤知旋被春官之甄錄比趨帝
所伏讀天題野鳥何知方駭咸池之奏河伯望嘆莫量北
海之涯勉竭所聞以承清問仰瀆蓋高之聽深虞不韙之
誅豈意渙恩俾居前列勉學爲己乃賤士之所知致祿及
親在人子爲可喜退循僥倖良有竇緣茲蓋伏遇某官有
王佐之才任天下之重介圭入覲父老歡誦於道塗公袞
言歸天子喜見於顏色方將圖任以副具瞻遂令孱瑣之
餘亦預陶鎔之末某敢不祇勤吏檢益勵身修忠孝兩全
清白一節上報生成之造次酬獎拔之私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又

法坐天臨儒冠雲集自慚駑下亦預臚傳曳服有初撫躬
知懼洪惟元聖紹休裕陵作成人材仰跂熙豐之盛際緝

熙治具無愧商周之哲王惟三舍之賓興偕萬方之計上
紛然雜沓共須禹鑿之雷存者幾希如觀矍相之射雖曰
下列豈容鄙人如某者三江賤生七閩舊族江湖流寓者
再世詩禮相承者百年暨諸父之決科幸貧家之得祿方
雲津之凌厲悵世路之艱難故雖賢傑之並游訖嘆功名
之莫就惟時童稚實託緒餘猥聞善誘於庭闈浪綴上庠
之絃誦中叨一鶚之薦何以堪之退從六鷁之飛乃其分
也棲遲里閭荏苒歲時人皆笑其無奇已獨安於有待屬
恢儒於靡泮紛入彀之英雄不量樛櫟之微妄意彈畫之
用六藝六行敢當考察之科三沐三薰亦陶教養之澤充
貢不遺於鄉老奏名旋辱於春官顧末學之何知愧諸公
之過聽作氣勇於再鼓驚人期於一鳴比趨嚴宸恭承清
問第以草茅之賤仰瞻天日之威雖勉力於見聞終自慚

其鄙訥方虞退黜上辜獎借之私豈意甄收曲被生成之
造蓋聖時寬大自無棄物故賤子夤緣叨繼後塵竊桂籍
以承家顧華門之何幸茲蓋伏遇某官爲仁由己以道事
君永惟致治之原尤以育材爲急兼收並蓄曾無妍醜之
或遺補短絕長故均尺寸而皆用致滋孱陋亦被品題某
敢不上體寵嘉益勤問學貂續以狗徒自愧於斯時牛後
於鷄或有成於異日庶幾埃露上報邱山

代謝生日啓

門弧之慶雖有志於四方庭闈之勞豈敢忘於斯日方伸
燕喜以佑壽考猥荷眷存特紆榮問情文備至尙記熊羆
之占感作徒深略無瓊玖之報維茲敘懇莫究願言

又

撫遲暮之年苒苒固嗟於老至畱劬勞之日遑遑自笑於

何之重貽黃絹之辭滋動蓼莪之感贈之丸藥敢妄冀於
長生報以英瑤實難忘於厚意

謝轉官啓

庇身大廈曾未淹時拜命明庭遽叨易秩雖品題之有自
顧綿薄以何堪祇服寵靈俯增慚悚伏念某人流至下學
術尤疎偶緣家世之緒餘竊慕搢紳之施設雖曰簿書之
役敢忘早夜之思重念先人被遇神考更踐中外畢力事
功帥路棄歸嗟壯猷之已矣官糧糶盡覺生事之蕭然藐
爾諸孤仰茲薄祿矧惟不肖所向多難緣木求魚豈萌心
於妄作守株待兔徒自笑其顛愚蹉跎州縣者幾二十年
奔走南北者餘一萬里惟粗知於持己庶不廢於承家不
圖顛頓之餘獲在使令之末五技之鼠人憫其窮一割之
刃自知可勉俾少逃於罪戾固已出於存全豈意挂名於

薦書遂使脫身於銓筦永惟天幸夫豈人謀茲蓋伏遇原

謝政府啓

罪戾餘生自甘窮頓矜憐異數不忍棄捐俾貳遠藩卽叨
薄祿荷陶鎔之及此撫疵賤而惕然竊以毀瓦畫墁以其
無功之可食抱關擊柝顧或有時而爲貧蓋庇身不在於
農商而游手莫供於伏臘恭惟有道之世豈容無職之民
而某也猥沿餘訓於父兄濫綴諸生於庠序敢言干祿僞
爾得官尋以迂疎誤蒙獎擢豫書局之選曾莫効於編摩
備內府之員又不任於冗劇悵四壁之徒立無五技之可
窮拙於自謀何者爲得屬以死喪之故藐然穉幼之孤露
懇有言蒙恩得請佐畱都於朔部攝卿屬於大農不善救
焚遽從報罷孽雖天作戚實自詎一麗刑書三移歲籥已

分江湖之流落敢祈廊廟之矜憐萬物由儀方著大儒之效一夫不獲亦非君子之心仰荷洪鈞俯從私欲惟茲闕越密邇鄉邦風俗在所諳知簿書可以奔走矧出周旋之賜稍紓饑凍之憂自惟何人而有斯幸茲蓋伏遇某官以伊周之業輔堯舜之仁儀刑四方品題多士夔大器小各適其宜尺短寸長曾不偏廢致令疎賤亦被采收某敢不祇畏簡書服勤職業思無重於後悔唯篤信於所聞安鷓鷯之一枝策駑馬於十駕豈能報德庶不辱知

答周之翰啓

比緣漕檄備數瑣闡方虞裁鑿之非才何幸英豪之在上先輩能彊爲善非小有才自昔賢關已擅一時之譽迨茲鄉賦果偕羣俊之升方將脫迹塵埃振翼霄漢豈惟較藝英雄已入於彀中行見登名風采想聞於天下愧慶書之

未上辱華翰以相先自惟公選之得人敢謂私恩之在已
永言欣佩莫罄敷宣

與李侔彥思啓

猥以冗材獲隸使部職是賤役僻在外郊旣失望塵以躬
僕僕之拜又稽馳牘少伸款款之愚雖重干僭黷之誅而
復得逋慢之咎夙夜內訟啓處靡遑屬冬序之云初颯霜
颯而增凜伏惟關決之暇茂集神明之休恭以某官天資
高明德度宏遠肆雄辯而不屈信所守而直前人之難能
士皆稱服陝右總計深究平市之權衡關南貳藩固已折
衝於尊俎旣懋嘉績行陟要途豈意孱微亦叨覆育升斗
之祿幸粗免於饑寒門闈之恩終不忘於報稱未卽祇趨
軒所惟冀善保寢興

與邵稽仲啓

伏審肅驅大旆出按列城千里吏民望行塵而奔走孤生
簿領限積潦之間關悵不拜於下風顧難逃於嚴譴尙倚
寬大曲賜矜憐屬金序之向闌颯霜飈而增凜洪惟按拊
之暇茂集神明之休恭以某官絕世聲名承家文采桂堂
發冊早從金馬之遊玉府授經遠繼銅龍之直俄膺天眷
洊厯使華玉節再臨眷星霜之未易繡衣一出有父老之
歡迎關河夙被於澄清士民益傾於風采諒無煖席之頃
卽聞召節之來進陟要塗發揮妙蘊某猥以謏薄槩於庇
庥未卽趨參彌深依戀伏乞上爲廟社善保寢興

回福州王教授啓

蒙恩貳郡竊祿便私夫何流落之餘卽乃有親承之幸恭惟
某官樂善不倦陳義甚高絳帳談_經雖暫淹於泮水金閨
引籍行進直於蓬山前據要途益_增遠業顧惟草芥棄擲

江湖葵藿傾陽方切慕君之意兼若反倚玉更欣聯職之良
瞻款有期爽忻無盡

如

如

如

如

如

漢唐集卷十四

漢唐集卷十四

漢唐集卷十四

橫塘集卷十五

宋 許景衡 撰

書

上戶部邵大受侍郎書

某近准省符令將本州諸色錢並行裝發見錢不得買銀已具因依申稟竊念本州在崇山峻嶺之間婺源到州二百餘里有五嶺之限難於登天黟縣績溪皆是陸路祁門水路乃通饒州自有郡以來不可漕運所以秋苗卻折納絹帛發往諸處逐縣苗米各行據數催科雖本州有小溪遇春夏水漲始可通行客人作排筏隔年伺候梅雨方趁勢發下纔晴便阻又灘勢險惡載物舟船所不敢行竊念本州買銀係依省則卽不虧損省部用度每貫卻又有回收頭子錢今若必欲令本州發錢則諸縣錢物無水可以

行舟及雨退水落城下小溪亦通舟不得必致稽留省限
又有灘險不測之患雖使官吏坐罪何益於事欲望矜察
特賜憐免

代人上邑宰書

某嘗泛觀百家而得醫者之說蓋盧扁之術非治人之疾
爲難也能致其治疾之具者難也夫視形而察色切脈而
得證曰是爲寒是爲熱是爲虛是爲實此盧扁所能也至
於寒者有以烜之熱者有以平之虛者補之實者下之此
盧扁所不能也是故盧扁不難於治人之疾而特難於所
以治疾之具是以黃金丹砂明珠空青珊瑚琅玕鍾乳石
英與夫江南之朮江北之枳商山之芝南海之薏苡下至
於狸骨虎顱馬乳熊脂枯蜂之房敗鼓之皮莫不畢在其
灼爍如星日其齒萃如山嶽其瓌麗如人物其積如困廩

其散如雲烟蓋其力致厚富也如此而庸醫誦之曰有是病則須是藥耳烏用是多爲哉嗟夫彼庸醫者知有是病醫者之說如是哉天下之人抱不病之病吁嗟其勤瘁而呻吟其愁苦者宜亦多矣爲之長者安坐其旁而不知所以治之非不治也無其具也間有其具則積之不多用之無序亦猶醫者之攻疾實者補之虛者下之縱橫顛倒失其所宜名曰治之其實禍之也以故承平百年之間而致治之實猶有愧於三代將毋有是也夫某自少講學四方與士大夫游聞閣下之盛名皆曰閣下之治民猶盧扁之治人不惟得其術而已而又得其所以治之之具其積彌多其用纔一二也伏自下車以來所以設施措置之方蓋嘗竊窺之矣砭石炷艾所以破其毒也酒醴梁肉所以養

其氣也薑桂之辛秋荼之苦所以宣其鬱滯也擷其溫涼之品而等以多寡之數朝夕飼之所以致其和平也故能振僵仆疲憊之餘而寘之康彊安樂之地易其辛苦愁嘆之聲而爲鼓舞歌頌之音蓋數月於此矣或訝閣下何施而至此殊不知閣下所以爲治之具蓋有以異乎人也夫致之也力故其積之也厚其積之也厚故其用之也常從容而有餘此天下之至理也而昧者忽之嗚呼是庸醫之所以誚盧扁也又安得閣下所以爲治者告之哉某得於此時列編氓之未以邀閣下黃金良藥之賜固已甚幸而又不幸得罪天地先子死焉孤露之指凡二百餘而待盡餘生所以吁嘆呻吟之聲蓋非徒如眾人之病而已也然人之有病盧扁所能療也不病之病閣下所能療也若某所以病非凡人之病也是不病之病也故今日之來也豈

有望於盧扁哉誠有望於閣下也

上韋明州書

昔者侍坐而先生孜孜焉常以人物爲意其後先生被命使蜀京師士大夫語藉藉咸曰韋侯行哉在朝廷爲可惜在蜀人爲可慶何者韋侯樂善喜士不媚上不傲下今使於蜀也吾將見蜀之士大夫賢者進不肖者退善者安不善者亦相師而爲善夫使賢不肖善惡各得其所則爲蜀人慶也亦宜哉雖然韋侯賢而有文章立朝有風節其在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其使一路則所施者狹此又可爲朝廷惜也後二年某再至京師問蜀人以先生安否而蜀人道盛德不容口大略與向之士大夫所料不異某竊嘆曰惟賢者無施不可輕重大小惟所遇耳今先生使一路其績效章章如是然天下任有大於一路者舍先生其誰哉

今既力請爲一州守則其所施者愈狹矣其所施者愈狹則激揚簡汰者愈詳此又可爲鄞人慶也然鄞爲東南善地朝廷慎所付與雖錢穀小吏調於吏部者非有優最不預也彼其雄豪賢俊之士豈少哉雖然某所未知也今特舉其所知者蓋有二人焉鄞縣主簿林覃定海尉駱閔覃遊太學與某同舍其後同出門下其爲人清慎有守而敏於從事其聚食二十口皆孤遺覃善撫養無一間言者其未葬者七喪而家貧不能舉故覃於祿仕猶不敢不勉閔游太學士交稱之其風度磊落疎財好義有可嘉者其尉定海邑民安樂之此二人者皆麾下之佳士也凡人之情莫易於自知莫難於自薦竊計二人者其察於下執事固有日矣而某猶區區一言者誠恐其重於自薦而表暴或不得盡白於左右也然先生昔使蜀而蜀之士大夫皆德

其賜今儻以其使蜀者治鄞則二人者宜有以處之矣昔韓愈李翱窮而在下道不行於時至於王公大人則不敢自默何者義有不得默焉故也今某愚不肖何敢比數韓李間特以先生常以人物爲意而鄙劣之迹辱受最深又與二人者相知之深故敢不避僭越之罪伏惟幸察

代趙征上太守書

某嘗聞南人之歌南人聞之則喜北人聞之則悲北人之嘻嘆北人聞之則悲南人聞之則漠然而已矣夫歌者所以發其歡訢而嘻嘆者所以泄其憂憤也然或聞之而喜或聞之而悲或聞之而莫之悲喜非人情固不同也其所居者然也今閣下以高才重德出鎮此方之人無遠近無小大莫不歡呼鼓舞以爲己歸則是南人之歌固已旣聞之矣獨未知閣下亦嘗聞北人之嘻嘆者乎伏念某家世

雖宗籍而先人獨喜儒術樂教子弟其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大夫故若某輩皆得講學其間然賦子不競年加長而道不加進雖鞭蹇策駑訖未有所進猥從下吏饗斗粟以自活焉然備員于此踰二年矣食貧指眾蓋亦未嘗飽也俄罪逆不天先子早世破暑星奔往還萬里盡室南來孤露皆穉幼所以衣食之奉畢仰此身而抱鬢餘息竊恐忽先朝露則闔戶溝壑是以哀號夙夜不知所爲嗚呼此豈特百倍於北人嘻嘆者哉不識閣下將爲南人之漠然耶將爲北人之惻然耶然閣下君子人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仁則有所不忍義則有所不苟意其所聞可喜則喜可悲則悲夫豈限其南北哉某之困躓至是亦極矣閣下將聞之而已乎

代人上知縣書

某聞易於安土而難於去國者人之至情也蓋去國之樂
十未足爲安土之樂一也安土之憂十未足爲去國之憂
一也自非不幸有不可不去則古之人未嘗輒去是以顧
慕悽愴遲遲而行曰吾何爲而至於是也旣而曰吾去國
久矣吾墳墓尙存否耶先人之樹尙存否耶宗族上下其
安健者誰耶鄰里鄉黨其不去者誰耶與其託異國而樂
也孰若處其故國而樂也與其知友往還共樂於此也孰
若吾宗族鄉黨共樂於彼也嗚呼古之人重其去國也如
此而今之人何獨不然伏念某自高曾以下皆占籍永嘉
而某之生亦永嘉也至先子始以貧謀生他郡計其當時
必有所謂不可不去者夫豈得已也哉而某眷眷之意惡
其所難思其所易蓋三十年於茲矣特以僑寄海隅貧不
能舉每企首北望未嘗不慨然也今者伏遇明公出宰是

邑其知術之明政事之敏南北之人稱頌奔走莫不欲一
拜堂廡望顏色以自慰焉况某墳墓所在而先人之樹尙
存焉宗族上下尙無恙也鄰里鄉黨尙未去也則某去其
不得已者就其不得已者將不在今日乎古之人有猛虎無
苛政則不去今有善政無猛虎而不歸是豈惟有愧於古
之人又將有愧於今之人矣傳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某雖不肖竊有意焉

答義仲書

所示退之別傳且欲質之某某何人敢當此耶然反復觀
別傳誠非退之語也好事者爲之耳夫載籍之在天下其
是非乖異固多矣然考其言不若考其事又不若考其理
其事如此而其言則如彼也學者將從其言乎其言如此
其理如此而其事則如彼也學者將從其事乎退之排異

端有功於吾聖人孟氏後一人而已雖從下遷憤懣甚亦何至是耶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方其北遷且歸也傳者固已謂少奉釋氏而退之見於文字剗切至千餘言亦足以見其意矣曾不知自伍於異端之流也且使孟簡果賢耶則得退之書固已曉然矣使其果不賢耶則退之尙肯與語先王之道斥異端之害教者哉然簡立朝多奇節其識趣宜有過人者尙復傳此乎此又理之必不然者也夫前日以爲非而今日以爲是今日以爲不可而明日以爲可此喪心失志之所爲也古之人有以割烹要湯者孟子以爲不然有主侍人瘠環者孟子以爲不然有食牛以要秦穆公者孟子亦以爲不然夫孟子與是數子其世之先後蓋千餘歲近者數百歲其是非漫不可考也何自知其必不然耶嗚呼以孟子知是數子不爲彼也則知某知退之

之不爲此也章章然明矣然世之人一得別傳便以爲退之竟奉佛更唱迭和同然一辭獨吾叔疑焉非喜辯是非誰肯勤勤如此此某所以不敢自默以虛來教也尙有未安願更疏示

又答義仲書

還示甚悉然無固疑也傳曰祠神海上遇大顛其改刺袁州又詣大顛獻衣二襲皆與答孟簡書不同蓋退之與顛還往已熟暨至海上遂造其廬其改刺袁州則不復造其廬也畱衣服爲別而已又傳所載多摭退之所常語者此某所謂好事者爲之也昔汲人發冢得古書以爲皆周孔所著也其後乃有伊尹自立及太甲殺伊尹之說學者亦將從之乎屬頭風筆此不一

代上何相書

某生長永嘉方未冠時辭親游學浮舟慎江沂流而上見
兩山連延奔伏而爭先長川北來介山之間望之幽然蓋
蛟龍之淵卽之清澈可數毛髮激石怒號飛泉噴薄如雷
霆如河漢徜徉其上心目眩亂久之乃進棹焉連日繼夕
窮深極遠卒欲求其所自出而不可得于是喟然嘆曰大
哉處之水平真天下之偉觀也蓋所謂源深而流長者也
今夫秋潦稽天朝滿夕除雨集溝澮立見其涸無本者然
也古人豈欺我哉自爾益與四方士大夫游矣發于岷山
萃于涪萬厯瞿塘濫瀕三峽袤延于千里然後放于荊州
之野此江之水也而其險如此源于崑崙道于積石東折
于洛汭而肆于大伾澹淪摧射橫貫中國此河之水也而
其悍如此自胎簪至桐柏而伏焉稍出而寢廣東行三千
里而大會泗沂之間其渾浩流轉茫無際涯驚湍橫溢見

於瞬息此淮之水也而其暴如此出於溫溢爲榮橫截河流直達於海此濟之水也而其徑如此非特是也有渙散無力不能負芥者其名曰弱水有幽黝若漆彌望無極者其名曰黑水有混濁污泥穢惡不治者其名曰涇水以至百川眾流支分派別參差淆亂不可槩舉然其大且尤蓋不出此數者也夫善利萬物者莫若水彼爲弱爲黑爲涇者固不足道而所謂四瀆者又有四病焉雖曰利萬物烏知其不害萬物耶今處之水也禹貢之所不載酈元之所未詳故其源不可得而推尋然匪亟匪徐匪縱匪拘窮澗深谷而不爲阨也長灘漫流則安而行之凡舟楫之所經恍焉如通乎坦塗而已矣故無江之險河之悍爲可虞也以爲溢也而常虛以爲委折而不迂蓋所謂因地而爲方圓避礙而通諸海者也故無淮之暴濟之徑爲可駭其所

以止于沚鍾于澤放于四海灌溉滲漉以爲天下利者蓋未易一二數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然則某以爲是天下之偉觀者顧不信然恭惟閣下以名世之才相聖天子其德大矣學士大夫雖知所以稱頌或不能形容其髣髴而某也不佞以爲相公之德業其猶處之水乎其抑亦山川之所稟而獨得其秀氣之全乎不然何其清明汪洋不可窺校也如此夫水出于處而其波之所及莫近于溫也方今動植之微畢被沾溉之澤況某枯稿之質家于下流者耶故其疇昔嘗被慰薦之賜則餘波見及政其所也惟相公矜憐之

與丁剛巽書

某向數以先丈葬地事聞左右而誠意不至辨論不精不蒙畱聽然亦以爲剛巽必以某言質諸識者則改卜必矣

近左經臣見過云剛巽襄奉已有日祇用舊地不識誠然
否凡世俗所謂地理陰陽禍福之說無所考據者皆不足
論今特論其有考據吾徒所當守者孔子曰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卜者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惡雖不可一概言
然地之美者不過土肉深厚無砂石無水泉不近溝澮陂
澤故無卑溼之虞不近道路市井故無意外之患地之惡
者不過土肉淺薄有水泉近溝澮陂澤故不能無卑溼之
虞近道路市井故不能無意外之患故凡人子之葬其親
慎之重之不敢臆決而聖人亦教之以爲必卜焉然後葬
也故地之美者葬之則死者安地之惡者葬之則死者不
安死者安矣生者其有不安者乎死者不安矣生者其獨
能安乎此非禍福之說而理有如此者今夫人子之養其
親必使之居處之安然後甘旨定省不失其所謂養苟居

處之不安則爲人子者能泰然自安乎古之人事死如事
生未聞獨詳於未死而輒略於已死也今先丈葬地倚巖
而穴巖腹泉出汨汨不休春夏尤甚壙底皆狼石此地之
美者耶地之惡者耶且聖人所以教人卜者以汰吾人之
疑也若耳目所聞見思慮所能及則利害較然矣尙何疑
哉竊聞剛巽將濬溝墳旁以卻水害某以謂就能卻此水
而壙有石亦不可葬何者石能生水故也今天欲雨礎必
先潤濱江倚山之礎往往水出今雖能去冢上可見之水
實未能去壙中不可見之水也可見者其害小不可見者
其害大又况可見之害未必去而不可見之害有必至之
埋耶或者曰剛巽開此地其費不貲業已成是未能遽易
也某以爲不然尋常稍有知識者則不敢較葬親之費孰
謂剛巽兄弟之賢獨惜此費乎又曰剛巽必用此地無他

亦欲享祀便耳是又不然卜地葬親以爲萬世之安此人子本心也若夫異時享祀之便否特其末耳豈有舍其本而徒徇其末哉其使君家子孫果賢耶雖千里亦能致享使君家子孫不賢耶雖跬步不能致享固當問其子孫賢與不賢不當計其墳墓近與不近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是知三牲之養不如不失一坏土之利爲愈也今無故舉先丈神柩置之有害不美之地雖能斥世俗地利之說卒違聖人所以教後世者竊爲剛巽不取也然此地不可葬凡剛巽親戚朋友舉知之然未聞有歷歷盡言以止剛巽者豈以剛巽爲不足語哉誠以不可止而不止也某以爲剛巽平昔最疏通不蔽或者有未喻耳故敢盡言之實覬剛巽幡然而卽吉卜也若剛巽又不聽健決不回則亦末如之何矣竊計剛巽他日

親見水害則必追咎親識朋友無能盡言者則某之言雖
不蒙見聽於今日亦庶幾見思於他日也

橫塘集卷十五

今日成無然景思公吟曰也

...

溫州府 印 圖 公 成

溫州府海山館

